

王可航 著

看 时光 穿越 藩篱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可航 著

看
时光
穿越
藩篱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时光穿越藩篱 / 王可航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904-3

I. ①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6202号

看时光穿越藩篱

KAN SHIGUANG CHUANYUE FANLI

王可航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凯
封面设计 马晓琴

制版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96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1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世界是公平的，她让你获得的同时，也会让你失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她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比如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让你遇见，让你错过，让你再次获得幸福……在时间之路上，不光有你、有我，还有挡在路上的墙。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一堵先入为主的墙，每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龟缩在这个墙角下。只有，你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搬去，敞开心扉，才能走入另一个世界。

谨以此文致已流逝的岁月。

坐在火车上，就像坐在时光之上。

这是一九九一年的七月初，我乘火车离开孔雀河去遥远的长春。带着忧伤，告别父母，挥别校园，我踏上寻找工作之路。车外的风景一如来时一样，风驰而过，还未看仔细，就已消逝无踪。听着火车富有节奏的铿锵之音，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很多影子，斑斓而又虚幻，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来的，只是一闪而过，仿佛消逝的时间。啊！车窗外的风景怎么和我想象的这么相似呢？我是否是在梦里？

车厢里回荡着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火车上很多人也是如此怀着梦想迁徙南方。我努力地看着周围的人，一些人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盹，好在摇头风扇知趣地给每一个人送去凉风；还有一些人在看书报，以及一些像我这样望着车外发呆的……茶几上的《平凡的世界》，我看到一半，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任光影在它上面跳跃。

我很想睡去，但眼睛却又贪婪地看着流转的风景。就这样在混沌中，太阳在树丛间就要落入地平线，大地与树丛仿佛镶了金边。不觉之间饥肠辘辘。于是拿着水杯从座位中出来，穿过人丛，到车厢头热水壶里打满开水。回到座位，打开行李包，拿出母亲临行前塞入的烤饼和黄瓜，看一眼周围的人们，低头吃了起来。不一会儿，车厢里就进入晚餐时间，大伙纷纷用餐。

吃罢，去趟卫生间，回来靠窗继续看书。看累了，依旧呆看着窗外的夜色。黑暗里的原野上，有着稀疏的灯光，由远至近，然后霎时不见。

点点灯光，我知道每一个灯光都是一个家庭。唉，我叹口气，什么时候再回到家里？

我今年21岁，刚刚从孔雀河经济管理学院三年制自费大专班毕业。父母因为我工作的事，不开心有一年多了。如果我毕业留在当地，很可能去基层政府机关工作。我想参军，他们怕我吃苦。父亲与长春老家的姑姑商量我的事情，刚好吉林省工业系统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应聘。去长春，母亲也还是不放心，但没有更好选择。这样，我乘车赶往父亲出生的地方。只有离开了孔雀河，才能远离全家人的这些烦恼。

广播里播放着歌曲《人在旅途》，仿佛述说着每个人的心思。窗外的夜色愈加浓烈，而灯光之外的黑色又让人难以琢磨。看着夜幕下万籁俱静的样子，伤感之余，又莫名恐慌。是啊，黎明会是什么样子啊？这样想着，多年未有的泪水便流了下来。思绪、灯光、黑暗，它们交织在一起，缥缈又凌乱。我支撑不住的眼皮要闭上了，我想确实是应该闭上它。僵硬的身体很困倦，我从茶台拿着报纸，铺到地板上，我钻进车座底下，腿顺着别人的脚丛之间无理地伸直，躺下。地板让身子凉爽许多，于是黑暗弥漫了脑际，在各种嘈杂声之间我进入梦乡。

星空下，一串散发着昏黄灯光的列车呼啸地飞驰着，在黑暗中急切地寻找着时代的方向……

清晨我醒来，发现车座底下挨着我并排躺着四个人，座位上也躺着人，走廊上也有铺着塑料布睡觉的乘客。这一路，有多少梦想在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奏鸣曲中迎接朝阳呢？

我在吐鲁番中转乘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转乘夜行列车到达长春。

接站的是姑姑和一个十七八岁、又细又高的男孩。姑姑略微胖些，和母亲的发型一样，到脖子的短发，但是说话嗓门较大。姑姑抱着我痛哭，她说：“你爸爸上大学，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中间回来过几次。可怜的大侄子，在新疆这么苦的地方待了这么长时间。看着你这么憔悴，我心里难受。”

大男孩拽了拽姑姑的衣角，仿佛是劝慰。姑姑抹去眼角的泪水：“我这光顾着高兴了，大川，这是你表弟——李伟民。”

“大川哥，惦记你很久了。”李伟民伸出手，我紧握住他的手，却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说着：“我也一直想见到你。”

我和姑姑及表弟乘坐公交车去姑姑家。我在车上看着窗外，宽阔的马路整洁干净，人行道上人来人往，路两边立着很多高楼，有的很陈旧，有的是新式的建筑。这个城市的转盘道很多，我仿佛随时会眩晕过去。车行了很久，跨过一个很大的桥后，我们便下了车。

车站不远处有一栋新式的七层楼房，姑姑带我进去。爬到六楼，我和伟民都背着行李，已经是气喘吁吁。

到了姑姑家，姑父在家已经把早饭做好。我急着把行李打开，把爸爸的一封信递给姑姑。把父母捎来的毛毯和毛料以及葡萄干和杏干等新疆土特产拿出来送给姑姑和姑父。

我不知道信里说些什么，姑姑又是泪水涟涟。

姑姑家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居室，还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厅小了一

点，放下一个餐桌，勉强可以坐八个人。

伟民已经把粥和馒头以及几个热菜端到桌上。我们围坐下来，姑姑、姑父急切想了解我父母的情况。我告诉他们，部队的供应还行，尤其是在空军，吃的穿的都有。爸爸很忙，每天很晚才回来。妈妈的血压还是高点，好在她自己是军医，自己调理着。妹妹在读高一，学习还可以，中等生。

姑姑、姑父微笑地听着，沉浸在遥远的牵挂之中。

姑姑说：“大川，这次你就住在姑姑家，住伟丽姐的床。伟民和姐姐在一个屋住，伟丽现在在单位住单身宿舍。伟民刚好八月末就去北京大学上学，有你在，我和姑父以后也不孤单了。”

我说：“听从姑姑、姑父的安排。”我看着伟民，心想这个不愿意说话的大男孩真是了不得啊。

姑父是一名机关干部，戴着一副眼镜，鬓角有淡淡的白发，中年人的眼角皱纹和父亲一般。姑父说：“大川，今天你先休息，明早就去你的工作单位面试。有时间先把人事档案材料都整理好。我今天有个会，就不陪你在家。”吃罢早餐，他匆匆上班了。

姑姑在长春电视机厂上班，她说今天请了假，“坐了一宿硬座，你去床上睡一觉。伟民，你带大川哥去吧。”姑姑让我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她抱去洗了。

我跟随伟民进了卧室，屋里整齐干净。靠里墙有并排挨着两张写字台，里面的写字台上有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靠窗一张单人床。靠门口的墙边还有一张单人床，这张床上有一个吊柜顶着天花板，看来里面装了不少东西。伟民指着门口这张床说：“大川哥，家里挤些，你就睡姐姐的床吧。”

我和伟民把行李收拾好，将放着档案的牛皮纸袋放到写字台上。收拾

完，坐在床边，伟民也坐在床边写字台旁的椅子上。我这才仔细看清伟民的样子，白白的脸庞，高高的鼻梁，青春的黑眼睛里透着热情。

“你去北大学什么专业？”我问。

“我学的是理科，自动化专业。”

“你喜欢这个专业吗？”

“是的，我从小喜欢半导体收音机，梦想做一名工程师。因此，高考时就毫不犹豫地报考北大的这个专业了。”伟民兴奋地说。

“还是伟民得偿所愿啊。我一直想读军校，但父母不同意。自己很喜欢文学，但是自己不争气，成绩不好，只能去念自费大专。学习经济管理，也不知道能去管理什么。这中看的文凭只是一个好看的幌子罢了。”我自嘲说。

“大川哥，我刚才看见你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三部书啊。我也很喜欢读书。”伟民腼腆地笑了。

我和伟民很投缘，聊了路遥的《人生》以及他的中短篇小说，聊了中国乡村文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还谈到流行音乐。真的，岁数相差不大的同龄人兴趣爱好居然差不多。看得出来，伟民是个文理兼优的聪明孩子，我很喜欢这个表弟。

不知不觉之间，我和伟民谈了一个上午。姑姑埋怨伟民没有让我休息，吃过中午饭，我和伟民在屋里拉上淡蓝色的窗帘。我钻进了被窝，虽然是姑姑刚换的被罩和床单，我依然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香气，我知道这是伟丽的气息，它们从枕头和被子、被褥里散发出来，我不禁脸红起来。伟丽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我猜想着睡去……

睡了一个下午。等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姑父也回来了，他说已经给我父母打过电话报平安了。

姑姑张罗了一桌子好吃的，大家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姑姑动情地说：“大哥对我真是好，我上中专时，哥哥每月都寄给我10块钱。好像他给爸妈也寄钱。那时候哥哥刚到部队几年，工资也不是很多，也就是几十块钱。”说着，姑姑的泪水下来了。姑姑又说了许多爸爸年轻时候的事情，也回忆了爷爷的许多事情。看着姑姑因动情而变红的眼睑，我明白时间抹不去流年逝水，这些正在被逐渐淡忘的如烟往事，深藏于亲人心灵的某一角落，等待着被回忆起来。

我谈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事情，关于父母和妹妹以及部队上的事情。

姑父也频频点头，他喝酒了，虽然话不多，但看得出来，他十分高兴。直到晚饭即将结束，姑父郑重其事地说：“今晚大川早点休息，明天是星期六，早点起来，你去吉林大禹有限责任公司人事部面试。你不知道路，伟民带你去。”

三

倒了两次公共汽车，伟民把我送到大禹公司，此刻我的心情紧张得不得了。这是个四层楼，墙面都用灰色水泥抹平了，显得旧了些。人事部在三楼，面试的是人事部经理，他看了我的档案，提问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人事部经理最后说：“根据你学习的专业以及档案成绩，以及刚才的面试，成绩优秀，符合公司的用人标准。现在公司基层缺乏工作人员，准备让你去一线工作，你同意吗？”

“我服从公司决定。”

“欢迎你加入大禹公司。”

人事经理紧紧握着我的手。

人事部的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档案，带我去办公室填表。并询问我是否住公司单身宿舍，我觉得不能鸠占鹊巢，姑姑家固然是好，虽然伟民就要上北京了，但我在那里，总不能让伟丽有家不能回吧。于是，申请了公司单身宿舍。人事部的同事告诉我，手续办完可以回家，下周一到公司四楼会议室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后再根据所学专业签订聘用合同和分配宿舍。这个夏天，像我这样的毕业生还有几十名。

伟民等了很长时间，知道我被录取了，他激动得跳了起来。我和伟民出了公司，时间近十一点，伟民说时间还早，家里没人，不如去街上走走。于是，我们乘车往重庆路去。这时，公交车上的人已没有来时那么多。

下了车，我俩在百货大楼边上的锅烙店，点了两个小菜和一斤煎得金黄的锅烙，又要了两瓶啤酒，我请伟民吃饭，边吃边聊。

我问伟民：“伟丽姐现在好吗？”

伟民顿了一会儿，说：“她现在不是很开心……她的男朋友我爸妈不喜欢。”

“为什么？”

“不太清楚。我也没见过。”

“伟丽姐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听姐姐说过，是银行的。”

“职业不是挺好的吗？”

“大川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因为这事儿不回来住，我看得出来，爸妈挺担心的。”

沉默许久，我们把话题转到别处。

饭后，走马观花地逛了逛百货大楼，买了日用品。从百货大楼出来，伟民带我去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很大，上下有三层楼，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排满了书，让人只觉得身在书海里漫步。这在孔雀河是无法想象的，那儿的书店也就是几十平方米的空间，书少自己不能挑选。而这里的二楼和三楼，都是敞开式自选购书，可以随便翻书，看书里的序言和内容。书店里人很多，虽有低声私语的人，但还是很安静的。我顿时陶醉于这个环境之中。

我信步走到诗歌书柜旁，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当我把目光落在《雪莱抒情诗选》上时，迫不及待地拿到手中翻阅，轻读几首，心中一动，决心买下，接着又选了《泰戈尔诗集》和《长春交通地图》去排队等候交款。这时入口处一个亭亭玉立、二十岁左右的白裙女孩在与售货员交谈着什么，频频看我并比画着。我仔细听才明白，她也想买《雪莱抒情诗选》，好像书架上没有了。售货员去了又回来，双手一摊道：“仓库里也没有了。”女孩怏怏不快，发现我看她，也望过来，这是个明眸皓齿的漂亮女孩。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我心底涟漪微起。我连忙躲过她的目光，心想她不会让我把书让给她吧。这时她走过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心忖：“怎么办？给她？嗯……不要让女孩开口求人，咱是爷们儿啊！”

我慌忙说：“你好，这本书还是给你吧。”

女孩停住脚步，很诧异：“是吗？这不好吧？”

“不会的，我这还有一本《泰戈尔诗集》。我下周日还来书店，那时再买不迟。”我把书递给了她。

“原来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雪莱抒情诗选》翻译版本很多，这家出版社的译本不错，我等了很久，很想收藏一本。”女孩接过了书，连连道谢，我笑了笑，她到队尾排队去了。

买完书我去找伟民，他拿了一本《自动化新论》。我俩再去付款时，刚才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看看手表，发现已经快下午四点。伟民说：

“在书店，时间像长了腿在飞跑，过得特别快。”

到姑姑家楼下时，我提议去市场买菜。在市场转了一圈，我长了知识，发现长春卖菜是按斤来计算，孔雀河则不同，是按公斤的。我们买了些排骨、土豆、胡萝卜、茄子、黄瓜、西红柿，还买了啤酒。到家时，姑姑、姑父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开始淘米做饭，伟民也来帮忙打下手。

“大川哥，你还会做饭啊？”

“是的，在上学时，食堂的饭菜吃腻了，馋了，同寝室的同学们就偷摸用电饭锅做土豆炖肉或者鸡块什么的，很香的，全是那时候学会的。”

“看来，大学生活还是蛮让人憧憬的。”伟民说。

“你没有做过饭？”我问。

“没有。”

“嗯，那你得努力了。上了大学，什么都得靠自己了。”我说。

我和伟民做了四个菜。

我的面试成功，晚饭令姑姑、姑父吃得格外开心，姑父喝了啤酒。看着他俩高兴的样子，我说：“感谢姑姑和姑父，如果没有你们帮忙，大禹公司也不会录用我。”

姑父说：“我就是向大禹公司推荐了一下你，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应聘成功还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实力。祝贺你被大禹录取！”

全家人把酒一饮而尽。

姑姑说：“你若没本事，姑父就是说话，人家也不一定用你。大禹公司可是一家合资公司，用人可挑剔着呢！”

一家人有说有笑地享用晚餐。看着姑姑、姑父他俩心情愉快，于是我把申请住单位单身宿舍的事给大家说了。

姑姑姑父对望了一眼，姑姑说：“大川是嫌弃姑姑家了吗？”

我忙摇头否认：“不是的，姑姑、姑父和伟民，你们对我都很好，家里很温暖。但是，上班很远，要换乘公交车。我这人很懒，起不了早。而且，单位有食堂，吃饭也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伟丽姐早晚都要回家的，我在家住，她会有借口不回来了。女孩子总在外边住，你们也牵挂。”

姑姑、姑父沉默良久，姑姑说：“你爸你妈把你托付给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代啊。我和你姑父不放心。”

“放心吧，我今年都21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伟民也要自己去北京上大学，难道姑姑、姑父也去陪读？”

姑姑、姑父沉吟不语。

“姑姑、姑父你们放心吧，以后每周日我都回来看看你们。”

姑父张口了：“大川成熟了，考虑问题很全面。到外边闯闯也好，有事情可随时回来。”

“大川，把这里当成你的家，要把姑姑、姑父当成你的亲爹亲妈啊。”姑姑又要掉眼泪。

“妈，我看出来了，你对大川哥比我好，你一次都没有为我哭过。大川哥一来，你哭过几回了？我做事情，做得再好，你都不满意。偏心眼，我吃醋了。”说完，伟民做了个鬼脸。

吃完晚饭，伟民拉着我看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

周日一早，姑姑、姑父、伟民带我去百货大楼，给我买了衣服裤子。出了百货大楼，伟民就说带我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还不让姑、姑姑父去。姑姑看了姑父一眼，叹口气说：“年轻人和咱们玩不到一起去。”

于是就和姑姑、姑父分手。我问伟民去哪儿？他说到了就知道。在公交车上，我预感伟民要带我去见伟丽，他们姐弟俩可能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们来到一个古朴的大院里，院门口挂着“吉林省图书馆”的牌匾。

我的预感是错误的。走进这个看起来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面图书多得惊人，像宝库一般，宝藏的光芒令人眼花缭乱。办完借书证，我径直去报纸期刊阅览室，我有将近一周时间没有读报了，不知道这个世界在这些天里发生什么大事。信息就像空气一样，没有就要窒息。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在阅读中过去了。不能空手回家，我想借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图书馆没有，于是借了《围城》，伟民也借了书。精神上的饥饿虽得到满足，但腹中的饥饿又袭来，吃饭与读书一样必不可少。我和伟民在建设街吃了些东西，就乘车回家。

我们到家时，姑姑、姑父已经在家里。他们说伟丽在我们去百货大楼买衣服时回来过，留下了一些水果。淡淡的香气和负气的脸，组成伟丽姐在我脑海里的朦胧的样子。我于是认真地问起伟丽姐的事情。姑姑说伟丽姐确实有一个男性朋友了，那个朋友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经过打听，听说这个男孩子频繁和不同女孩子交往。姑姑和姑父害怕伟丽姐吃亏，于是反对他们交往。伟丽姐就躲在单位宿舍不回家，有一个月了。姑父也去看过她，还好，伟丽姐确实住在宿舍。

我看着姑姑忧伤的脸说：“姑姑，别着急。下周日，我和伟民去伟丽姐宿舍，我和她聊聊。年轻人更容易沟通。”

“拜托大川了。”姑父说。

四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里，汇聚了从四面八方来的36名应届本、专科毕业新生，南腔北调的口音让人忍俊不禁。从培训课堂上起，我们站在了

人生新的起点。培训是由公司各部门的经理轮番讲课，内容主要是各部门的职能、责任和工作流程，让新人们熟悉公司的情况和大部分工作岗位的情况。几天来，新大学生之间彼此都熟悉了，当他们知道我是自费生时，我能感受到他们脸上流露出对我的鄙夷与不屑，因此我倒没有结交上朋友。培训的最后两天，是工会主席带领新生们学习交际舞，女生们眼中的我或许是个异类，她们大多不愿意和我跳舞。好在工会主席指派不同的女生和我一起，我笨拙地学习着，悟性不佳，但总算能应付场面。八十年代末以来，交际舞热潮席卷全中国，不少男女在舞中擦出爱的火花。我们当中的十多个妙龄女生，自然是公司上上下下关注的焦点。

培训的最后一天，周六上午，公司宣布了工作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长春东郊的安龙泉——吉林大禹有限责任公司安龙泉包装箱厂生产科，担任保管员，并签订工作合同。因为我是中方工作人员，因而算是省工业厅下属企业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又因为自己是自费大专毕业的，身份定为合同制干部。而其他从院校分配来的人，都有派遣证，身份是中方的国家干部。所有毕业生的户口，都转到长春公司总部的集体户口中，我们摇身一变，都变成了长春人。公司是中德合资，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吉林省少数几家合资企业之一，主要是配套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汽车电子配件。而我所在的安龙泉包装箱厂，是为公司电子产品生产包装箱，厂房刚刚竣工，全部人员到岗后即将投产。周六，我们中间的14人就被公司人事部派车送到包装箱厂，与厂长和科长见面。然后来到设在仓库里的办公室，在库房里见到了自己的下属——6名装卸工人。在工厂主办公楼，还给我分配了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同屋的是吉林理工大学毕业的齐林，我们在公司培训时已经熟悉了。

崭新的办公室，崭新的办公桌椅，陌生的领导，陌生的下属，这是个

新的天地，我忽然莫名恐慌起来，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包装箱厂还没有班车，据厂长说已经在哈尔滨订购了，新车到厂还得等两周。于是下班后，我只能乘坐省道上的郊线公交车回姑姑家。

五

单位已经分了单身宿舍的事情，姑姑、姑父、伟民都知道了，于是在周日上街给我买些东西。我说：“宿舍被子、被罩、褥子、枕头、枕罩、床单都有，毛巾、肥皂单位也都发了。不用再买了。”姑姑只是“嗯嗯”答应。

周日一早六点多，我和伟民起床直奔伟丽姐单位而去。到那儿，打听到伟丽姐的宿舍，就兴冲冲过去，恰好碰到几个女孩出去打饭。伟民高喊：“姐姐！”

一个俊俏瓜子脸的女子回头，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穿着一身淡红的连衣裙，“弟弟，你怎么来了？这位是……新疆的？”

伟民介绍了我。我喊了一句：“伟丽姐！”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走，上食堂去。”伟丽姐说。

我们仨儿在食堂一张空桌旁坐下。伟丽姐打了馒头、粥和咸菜。我们津津有味吃了起来。吃完饭，我们到伟丽姐的宿舍坐下，同宿舍的其他三个女生知趣地出去了。

“姐姐，今天回家吗？”伟民问。伟丽姐不置可否。

“姑姑和姑父都惦记你，回去吧。”我也帮腔。

“我今天可能要出去。”伟丽姐答道。